

三彩风·文苑

一轮明月的前生今世

□李红都

又是一个丹桂飘香的季节,又是一个诗意盎然的秋夜,我漫步在牡丹广场的小石径上,仰望着天空,想象着远古明月的模样。

唐朝的月亮,可是诗人笔下形容的那般风情万种?

李白笔下的月亮,如同他多变的思绪,忽而皎洁,忽而秀丽,忽而孤寂——“渌水净素月,月明白鹭飞”,初秋的夜晚,有采菱女悠扬的歌声……那个时候,月亮在李白的诗句中是素雅的,而到了他写“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的时候,月亮又变得孤寂悲凉。

走进孟浩然的诗句,那月亮又变得温润可人。“野旷天低树,江清月近人”,此时的月亮,如一个温婉可人的女子,正在与翩翩君子倾心交谈。待到王维咏月,温婉的明月更加诗意盎然。你看,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,多美的意境啊!恍然间,那轮秀丽的明月已浮现在眼前,那么宁静美好,令人怦然心动。

到了晚唐,就有了冯延巳笔下渐渐变得苦寒沧桑的月亮——“声随幽怨绝,云断澄霜月”。而在李煜看来,那轮明月已如离别的箫声,催人断肠——“春花秋月何时了,往事知多少,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,只是朱颜改,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……”

宋朝的月亮,有鲜明的两种个性:一种是婉约缠绵,如一往深情、多愁善感的女子;一种是豪放飘逸,如心怀大志的壮士,理想信念与日月同辉。

“轻解罗裳,独上兰舟”的李清照,随手拈起一种相思,“思君如满月”的深情便跃然纸上。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的欧阳修,怀念旧情,感叹“不见去年人,泪湿春衫袖”。吟诵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东坡先生哪儿去了?世人找不到他的影子,只能从他留下的那一首首词里,感受他荡气回肠的豪放。

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……”,东坡先生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与李白的《把酒问月》可谓异曲同工。倘若两人在同一个朝代,想必会惺惺相惜,若有闲暇,定会相邀赏月,把酒言欢,留下更多千古佳作。

时光在月盈月亏中悄然流逝,这轮沉默的明月啊,见证了多少世事的变迁、朝代的更迭……

而今,这轮明月被城市的霓虹灯映得失了色,但在我心中,它依然那么温婉皎洁,一如那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诗词,清辉永留。

牵一片闲云在秋日里徜徉

□金惠



天高云淡 (资料图片)

四季更替,万物演绎着自然规律,夏日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去,秋天迈着轻盈的步伐到来了。我愿牵一片闲云,在秋日里徜徉。

一片秋叶优雅地从枝头飘落,发出轻微声响,却震撼着人的心。一曲《秋日私语》,如一阵轻柔的秋风,让一颗浮躁的心变得宁静。秋日如一本经典的书,让我们慢慢地品读它的绚丽多姿、恬静优雅。秋虽没有春的羞涩,没有夏的热情,也没有冬的含蓄,但它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成熟美。放眼望去,沉静的秋天美景令人心旷神怡。

秋日的天空是辽阔的,天朗气清,风轻云淡,有一种明净与纯洁的美。蓝天像一块美丽的丝巾,蓝天上细碎而洁白的云块,像绣在丝巾上的花朵。而我摘下这花朵,走在这秋日里,嗅丹桂香,赏红枫成片。莲轻摇,唱着唐诗的浅韵,舞着宋词的婉约,吹开慵懒的胸怀,安抚浮躁的心。秋天的天空,让心变得清澈,如一泓清泉、一缕和风。

漫步于秋日的原野,听鸟唱丰收之歌,惊梧桐落叶之飘散。看远山如黛、落日熔金,“秋水共长天一色,落霞与孤鹭齐飞”。炊烟袅袅,渔舟唱晚。嗅着泥土散发出的芳香,心慢慢地沉醉在了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无限遐思之中。牵一片闲云,在色彩浓郁的油墨画上行走。那碧云连天下,山头田野中的层林尽染,给大自然绘出了多彩多姿的秋景,稻花飘香,不得不让人陶醉于这秋高气爽之中。那黄澄澄的稻穗儿,给农民伯伯的脸上增添了几道弯,“春华秋实”的场景让丰收者露出了喜悦的笑容。在田野里感受着秋的那份悠然自得,读着秋的诗情画意,也许读懂了秋日的韵味,心中就多了些生活的诗意和希望。

我爱秋日,在秋日里,我放下一切,静听花落的声音,全身心感受秋日的魅力。岁月如水,人如秋风,当人生由浓烈转至淡然,淡然如秋的生活最有味。用真诚的心拥抱秋日,用温柔的手揽一缕秋色,在秋日的乐曲里舞蹈,用最美的歌声吟唱秋日。

漫步在秋日,牵一片闲云,在秋日里徜徉。从此,任我看遍岁月沧桑。

山中一夜

□程远河

一天午后,我坐上拉粪的驴车,任驴拉着出了郊区,到了乡村。

到了一个小木桥边,我下来。桥下有清溪,溪上有落叶,我逆流而上,没几步,村舍和田野便出现在眼前。我立在高处远眺,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,弯腰抓一把麦田的土,很湿很软。山脚下有成片成片的青青的草儿,长得比春天还要翠嫩。

溪水两边有翠绿的水菠菜,一团团厚实如毯,把小溪遮住,下边有水无声地流。再向上走,有小小的瀑布,水从不太高的地方急流而下,声音却传得很远,还有回声。溪水当然很清,天光云影山色都在它胸中了。

走在瀑布上边的地里,我才看清小溪的来路,地里的土很软,走在上面,一步一个深深的脚印。

拐弯,我见到一大片树林,有牛羊在树林边的坡地上吃草。我躺下,对着暖阳,看着对面的山岩,看着滑翔的山鹰,不觉睡去了。

醒来天已黑,回不去了,我便去寻找过夜之处。翻过两道山梁,竟然看到一个浅浅的窑洞,满心欢喜进去,发现里面还有床、席和枕头。这显然是农民看守庄稼的窑洞,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

我到山下的菜地里拔了两个胡萝卜吃了,咕咚咕咚喝几口水,再洗洗脸,洗洗脚,找了些花生秧子铺床,弄些豆棵当被子,躺下,感觉出奇得好。

已有30年没这样独处荒野了,这时我仿佛能看见自己的心。点燃一支烟,吸着,烟头明明灭灭,像我的思绪。在这寂静和黑暗中,这里的山野就是我的了。

有狼吗?尽管来,最好结队。山鸡,你们睡了吧,路上你们美丽的羽毛可是让我惊艳了。山间坟墓不会少,欢迎孤魂野鬼来访……四野无半点火光,星星出奇少。我什么都不想,真切地感到了自己的存在。山外的世界与我无关,我轻松如被大赦。不饥不渴,有铺有盖,不慌不忙,有头有序,我还要什么?这就足够了。

若是先前,我会承受不了这静极的孤独,会盼着有人能和我秉烛夜话,会在山间仰天长啸。今夜,在这山中,我只希望独享这寂静和黑暗。老天成全了我,没人打扰,山中只有我,我虽醒犹睡,似睡却醒。

亲友们,请原谅我不想你们,包括我最深爱的人。我只想心思如脚下的清溪和田野的长风,就这么奢侈地为自己活上一晚,不管明日又是怎样的一天。